



本版微信公众号
欢迎扫码关注



民生记者李天池 电话:13212936632
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

随手拍

占道修车噪声扰民
破坏环境又存隐患

□文/摄 本报记者 苏强

近日,记者在铁力市五一街附近看到,道路两侧开了十几个汽车修配厂,大量的卡车、铲车挤占在道路上进行维修,行人只能在机动车道上通行。相邻的金成嘉园小区一位居民说,这些修配厂都开在居民楼的一楼,生意非常红火,工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忙碌;修车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噪声,油污洒在地上到处都是,破坏了当地的整体环境,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这些修配厂进行规范管理,为居民们提供一个安静整洁的生活环境。



走着走着
人行道没了

□文/摄 本报记者 苏强

牡丹江市南市街与永安路交口附近,一段街路进行拓宽工程,机动车道宽了许多,可是供人们通行的人行道却“拓”没了。机动车道紧邻商人的石阶,行人只能在机动车道上行走,非常危险。



湿地中野鸭翻飞 沟林内鸳鸯戏水

松花江生态向好 候鸟“集群”归来

志愿者呼吁斩断迁徙路线上的捕鸟黑手

□文/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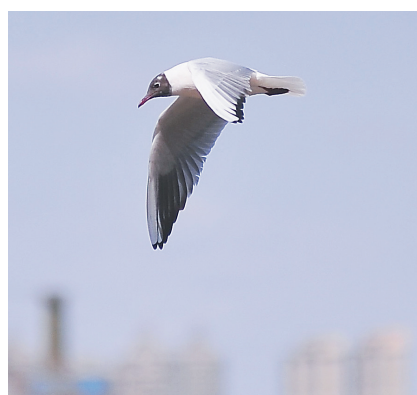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,哈尔滨市道外花鸟鱼市场搬迁和进一步规范管理,让环保志愿者们欢欣鼓舞。“江面上常有水鸟飞翔,这在往年可不多见。”哈市护鸟志愿者杜克对记者说。18日、19日,记者在哈尔滨市道外江边、肇源沿江湿地、肇东沿江湿地、松北沿江湿地和呼兰湿地一线采访时发现:自然环境好了,市场秩序好了,人们逐渐养成好的习惯,江上的鸟也会越来越多。



春季,松花江上鸥鸟翔集,场景壮观。

鸳鸯从稀客变常客

近几日,哈尔滨市兆麟公园的人工湖内,可爱的鸳鸯们时而在水中觅食,时而飞上枝头,时而而在岸边小憩,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看。一些摄影发烧友拿着“长枪短炮”从早到晚的守在这里,拍下一个个精彩瞬间。据了解,这些鸳鸯从南方飞回来后开始繁育下一代,再过一段时间,一个个新孵出的鸳鸯幼雏就会从树杈间的巢穴中跳下来。之后,它们将随着鸳鸯妈妈一起在水中游弋,学会飞翔,慢慢地长大。到了秋天,小鸳鸯也都长成大鸳鸯了,它们便会举家飞往南方过冬,明年春天,它们会再飞回来。这样周而复始,从不爽约。一代代的鸳鸯把兆麟公园里的这片水塘当成了自己的故乡,而哈尔滨的市民们也把野生小鸳鸯当作自己的家人。



鸥鸟在江上飞翔。

斩断迁徙路线上的黑手

“由于存在大量露天摊床,原来的道外花鸟鱼市场,每年都会吞噬数以万计的小鸟生命。”据杜克介绍,为了满足市场需求,道外江边、马家沟畔、江北林地等地方常有捕鸟人现身,志愿者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巡视一圈儿,粘网、粘杆、鸟笼陷阱等违规设施器具也会收缴一大堆。“有一次在这里,我们与卖鸟人发生肢体冲突,多名志愿者被抓伤,后来是报警处理,数十只小鸟才获得解救。”

18日,我省护鸟志愿者又举行了候鸟放飞活动,黄喉鸭、白腰朱顶雀等近千只从林鸟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。“希望这些鸟儿能够免于再遭捕鸟人的毒手,顺利抵达繁衍栖息地。”杜克等志愿者说,希望更多的花鸟鱼市场规范管理,让我们的放飞活动越搞越少;也希望更多的人知道,在家里养殖偷捕的保护级鸟类,是明显的违法行为。

湿地中的野鸭子多了

19日,记者在肇源沿江湿地、肇东沿江湿地、松北沿江湿地和呼兰湿地一线,经常能看到成对或落单的野鸭,振翅从水面上飞起。在肇源的前牛营子村,一位捕鱼归来的渔民说,以前总有人下绝子网,不但将江里的小鱼祸害了,也将一些扎猛子潜水捕鱼的野鸭缠死了。“经常有执法人员来查,大家的认识也提高了,现在野鸭一类的小候鸟,生活的自由自在。”

呼兰堡堡临江开着不少江鱼馆,10年前来这里游玩,还能吃到辣椒炒野鸭肉,现在却再也没人敢偷偷偷食了。有村民说,大顶子山工程蓄水,这一区域就形成了大水库,风光特别好,甚至被人称为网红海。“保护好环境,比盗捕盗卖的效益要长远,现在更多的人还会参与举报,共同维护区域环境。”

贵宾黑嘴鸥也飞来了

连日来,道外区松花江面上,数千只黑嘴鸥现身。他们有的在空中飞翔,有的在水中小憩,有的从江中叼出小鱼,场景非常壮观,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。据护鸟志愿者杜克介绍,黑嘴鸥是国际特别保护物种,被列入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编写的《濒危物种动物红皮书》中。体长32厘米左右,成鸟头戴“黑帽”,黑色的嘴巴,浑身玉羽银翎,在阳光下如同盛开的黑蕊白朵花儿。“哈尔滨市江面上黑嘴鸥的逐年增多,充分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见好了,把它们吸引过来了。”护鸟志愿者杜克说。



野生鸳鸯陆续飞回哈尔滨市兆麟公园。

有正规手续的住宅地咋被强占了

多部门联合处理此事,要见亮了

□文/摄 本报记者 李天池
见习记者 管月

日前,兰西县兰西镇向阳村农民王维彬向本报反映:“2014年我的住宅地被强占了,至今没有说法。”21日,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采访。



王维彬至今想不通:“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不收回,怎么还能再随意批复?”

疑惑

“我的地为啥被占了?”

21日,王维彬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处名为凯旋城的住宅小区。在一处伫立着两栋住宅楼的地块,他说:“这地本应是我的,但是现在却被强占,成了这个住宅小区的一部分。”

王维彬告诉记者:“2002年6月我们村召开两委班子会,研究将七中大墙北一块废弃地卖给我;2005年10月通过村民代表会讨论研究,决定将该地块卖给我,使用面积为2450平方米。”王维彬给记者展示了当时村里开会记录。2005年9月,他拿到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记者看到许可证发证机关为兰西县规划执法局,许可证上用地单位栏填写的是王维彬,用地项目名称为住宅。

王维彬表示,最初想发展养殖业,但因村民们反对,就放弃了该项目。在拿到许可证后,经过仔细研究,决定在这块地上建亚麻垫编织厂。“县里非常鼓励发展亚麻产业,除了自己赚钱,

我们也想为县域经济发展做点贡献。”

王维彬专门编写了《兰西县兰西镇向阳亚麻垫编织厂项目建议书》。根据王维彬提供的资料,兰西县经济发展和改革局、兰西县人民政府,分别发文对该项目立项和用地进行了批复,文件号分别为兰经发改[2005]64号和兰土批[2005]13号。

王维彬说:“这块废弃地本是一个4米多深的大坑,我们重新整地花了200多万元。当时资金周转不开了,项目只能暂缓进行。我想等到钱够了,马上就动工,地就先用手围上了。”

但2014年4月,王维彬发现自己的土地上竟然盖起了住宅。“地莫名其妙被强占,期间没有任何相关部门通知我!”王维彬说。

“这不就是‘一个姑娘找了两个婆家’么?”至今他仍不明白:“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不收回,怎么还能再随意批复?”

走访

多个部门并不知此事

事情发生后,王维彬开始维护自己的权益,他无奈地说:“我找了县里的土地、规划等多个部门反映此事,但每个部门都说不是他们审批的。”

21日,记者对兰西县相关部门进行了采访。

记者先是来到兰西县自然资源局。与该局办公室负责人沟通后,他找到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解答。该工作人员表示:“他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,还有立项批复,这说明地就是他的,通过文件看这里不归我们征收,你可以去问一下县征收办,其他的我们也不太清楚。”

随后,记者来到了兰西县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,该中心主任助理于强说:“如果该地纳入到棚户区改造,就由我们负责,我们在该片区进行棚户区改造是2016年开始的,2014年凯旋城项

目具体我也不清楚。”

记者表示,希望能查询一下该项目的情况,看是否应规划部门具体成立的,此事发生在2014年,有可能是商业开发,由企业负责征收。可以去住建局了解一下,因为征收、批地等事项都由他们负责。”

在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,该局办公室负责人说:“根据农民反映占地的情况来看,还应去规划部门具体了解,得由规划部门进行解释,而且还要具体看这块地是棚改,还是商业开发。”

那么凯旋城是否有相应的正规手续呢?经过沟通和查询,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说:“凯旋城项目有建设工程基本手续,如施工许可证;而且还经过验收。”

回应

立即调查了解推进此事

针对此事,记者又联系了兰西县委宣传部。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回应,由于此事久远,兰西镇和向阳村需要调查了解情况,并询问农民具体诉求;此事核实清楚后,如果农民手续齐

全,我们将会找土地、住建,和规划三个部门进行联合办公,处理此事。

23日,王维彬在电话中告诉记者:“我已经听说了兰西镇和向阳村正在调查了解此事。这事终于要见亮了!”

帮你问

陪读时
暂住证怎么办?

□本报记者 吴利红

依兰县宏克力镇农民王克丽向本报咨询,她想去佳木斯陪读女儿,不知如何办理在佳木斯市陪读时的暂住证?

日前,记者就此问题致电佳木斯市公安局。据介绍,外地人员到佳木斯办理暂住证,需要到暂住地辖区公安派出所或指定地点申办,申报人需填写《暂住人口登记表》;提交身份证(原件)、流动人口婚育证原件、复印件等资料;提交暂住证专用照片2张;健康检查报告或健康体检表;外地从业人员需持《流动人口婚育证明》等。

暂住在居民家中的,由本人携带户主的户口簿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暂住证;暂住在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内部或者工地、工场和水上船舶的,由单位或者雇主将暂住人员登记造册,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暂住证;暂住在出租房屋的,由房主携带租赁合同,带领其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暂住证。

暂住证登记项目主要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常住户口所在地、居民身份证编号、暂住地址、暂住理由、有效期限等。